

特優

作者：鄭凱豪

疤

我家就住在菜市場隔壁。小學四年級的某個週末，我獨自騎著腳踏車，在通往菜市場的那條巷子裡鑽進鑽出。現在想想，我怎麼會去那兒玩耍呢？也許是因為那條巷子是段下坡路，而我十分享受車子下坡時逐漸加速的過程吧？

巷子中間開著一家肉店——整條巷子瀰漫著生肉的腥味——放學經過時，他們養的狗兒總是惡狠狠地朝我吠個不停，衝撞鐵柵欄時製造的聲響彷彿拳頭一般，接二連三打在我的心上。可怕極了。

奇怪的是，我不記得那天狗兒有發出任何叫聲，或許牠們正在睡午覺吧？這樣三更半夜才有精力吵醒鄰居。總之我一個閃失，撞上了停在店門口的貨車，右臉直接被貨車開了條大口。我很幸運，一位機車女騎士被我的哭嚎吸引過來，同時也被我的慘狀嚇得臉色蒼白。她遞給我衛生紙，叫我按在傷口上止血，接著飛也似地跑去找我們社區的警衛求援。

在她離開前，我問了她：「我現在是什麼樣子？」

我忘記她回我什麼了，但我相信她是如此形容我的傷勢的：「就像有兩張嘴巴在臉上。」稍後她可能安慰了我一句：「沒那麼嚴重。」但臉上灼燒似的疼痛（其實灼熱的感覺勝於疼痛）向我闡述事情絕非如此。

手術進行時，我的意識相當清楚，也能感受到醫生在我臉上一針一針穿刺縫合。爸爸從學校趕了過來，站在我的身旁，低頭看我。他的表情背著天花板的強光，看起來異常肅穆且駭人，不像是給我信心與支持。我猜他是在氣我：怎麼就是學不乖呢？

畢竟不到一年前我才撞破了頭，縫了五針。隔日去學校時，戴著白色網罩的我看起來簡直像是擺在菜市場販售的水果。同學們大感意外，每個人都好奇地問我怎麼了。然而，這次不一樣。當我拆線以後，大夥兒對於我赤裸裸的傷疤不知該作何反應才好。媽媽買了一盒透明矽膠，說貼著就能讓疤痕褪掉，結果沒能達到預期中的成效，因為矽膠貼片太容易從臉上脫落了。

只要我笑，疤痕就會皺成一條難看的蟲子。所以我盡量減少自己笑的次數，能不笑就不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聽到同學們躲在廁所裡議論紛紛，才瞭解說為何大家最近不願意找我玩了。到頭來根本不是傷疤的問題。

不覺得他很大牌嗎？

「別理他們。」我和阿白講了這件事後，他說：「他們要是再說你閒話，等著瞧吧。」

我沒附和這句話，但我內心無比高興，我想阿白也從我的表情看出了這點。事發之後，只有阿白主動與我交往，待我甚至比事發前還要熱情。小學中年級會定期更換座位，照課堂累積的「星星數」安排抽籤順序。雖然我是第一個挑選座位的人，但排我後面的同學們顯而易見地避開了我周遭的座位，只有阿白一個人主動挑了我隔壁的位置。

阿白是班上的萬人迷。不只我，班上應該絕大多數的人都羨慕他擁有如此完美的外表，還有那光滑如陶瓷般的白皙肌膚（這正是「阿白」這個綽號的由來）。

我曾問過媽媽，為何我的皮膚不像別人那樣白。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她說：「懷你的時候，我還吃了一堆珍珠粉耶。」

又黑，身上又滿布缺陷。我覺得自己不夠格當阿白的朋友。

「你為什麼願意和我作朋友？」放學後，等到教室只剩我們兩個人時，我問阿白。

「幹嘛這樣問？」

「我是個醜八怪。」

「你根本不醜！別在乎別人怎麼說。」

「也許吧。但說不定我一直以來真的很大牌。」

「少來了，他們只是嫉妒。」

嫉妒什麼？

「嫉妒你成績好啊！你這次考試又拿班上第一名耶。」

阿白只說對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同學之所以討厭我，原因早已不在於我外表的缺憾，而是在於「嫉妒」。然而他們絕對不是嫉妒我成績好。真正令他們懷恨在心的，是我居然奪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位置——阿白隔壁的位置。

想到這，我應該是要難過的。可是沒有，我開心得不得了。

「謝謝你。」

突如其來的一句道謝，不知為何竟讓阿白有些慌張。

「不用道謝啦……」

「謝謝你願意作我朋友。」

那時我並不明白，為何阿白當下一句話也沒回我。儘管他很快就掛起愉悅的笑靨，約我去操場跑步，可我沒有錯過轉瞬之間在他臉上掃過的陰影——他甚至連瞥都不敢瞥我一眼。我們去操場慢跑時，他也不像往常那樣，在我隔壁同我並肩跑著。這一次、頭一次，他跑在我的後頭，跑在我根本見不著的位置。

呼吸的節奏開始混亂，我不懂我的內心何以如此騷動不安。

剎那間，事情發生了。發生之突然跟我撞上貨車時幾乎一模一樣。回過神時，阿白壓在我的身上，神情驚恐萬分。一群高年級的孩子跑過來向我們道歉，他們踢過來的足球差點就擊傷我。是阿白保護了我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

我一言不發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阿白大喊我的名字並撲倒我的短短幾秒，長得猶如我撞上貨車時，飛離腳踏車、浮在空中那段停滯的時間。當時，我以為背後有誰在呼喚我，所以轉過了頭，沒注意到前方停著一臺貨車。轉頭後，我什麼人也沒發現。但我確實聽到了，也記得的，我怎麼可能忘得了那聲音呢？

不是幻聽，呼喚我的人就是阿白。

我拍拍身子，抓著阿白的手站起身來。膝蓋受傷了，阿白攙扶我到保健室去。途中，我一直撫著自己臉上的疤，越是想要思考就越是頭疼，感到世界天旋地轉了起來。終於，我放棄了。僅僅是依偎著他，趁著這段時間盡可能享受他的庇護。

他也什麼都沒說。